

彩绘名著
CAI HUI MING ZHU

经典爱情读本

初恋 · 幽会

(俄) 屠格涅夫 著 邹 晗 绘

读屠格涅夫的小说
如同看湘绣或苏绣
想及那纤巧的手
白嫩的人

——董 桥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彩绘名著
CARTON BOOKS

经典爱情读本

初恋·幽会



主 编——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
著 者——(俄)屠格涅夫
译 文——萧珊 丰子恺
绘 图——邹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初恋·幽会 / (俄罗斯) 屠格涅夫著; 萧珊译. —北京: 中国和平出版社, 2005.4

(经典爱情读本)

ISBN 7-80201-143-4

I. 初… II. ①屠…②萧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4423 号

初恋·幽会

经典爱情读本

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)

电话: 84026171

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5.5

ISBN7-80201-143-4/G·088

定价: 160.00 元 (全 10 册) 本册 定价: 16.00 元

读屠格涅夫的小说
如同看湘绣或苏绣
想及那纤巧的手
白嫩的人

——董桥

初恋

……客人早就散了。钟敲过十二点半。只有主人和谢尔盖·尼古拉伊奇，和符拉季米尔·彼得罗微奇还留在屋子里。主人按铃，吩咐仆人收去吃剩的晚餐。

“那么，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，”他坐在圈手椅上，身子更靠紧静背，一面点燃一支雪茄烟，一面说道。“我们每个人都得讲一下自己初恋的故事。谢尔盖·尼古拉伊奇，您先讲吧。”

谢尔盖·尼古拉伊奇是一个圆脸的小胖子，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，他先看一下主人，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。

“我不曾有过初恋，”他后来说，“我一开头就是第二次恋爱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非常简单。我第一次追求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，是在我十八岁那年；然而就是在追求她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，我后来追求别的女人的时候也是这样。说一句真话，我的初恋是在我六岁的时候，对我奶妈的爱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恋爱。可是这件事早已过去了。我跟她中间的具体情形，我



都忘记了，即使我还记得，谁又有兴趣来听这些呢？”

“那么怎么办呢？”主人说。“我的初恋也没有多大趣味；我认识安娜·伊凡诺夫娜，我现在的妻子以前，我从来没有爱过谁——我们中间的经过情形也非常顺利，我们两家父亲给我们作主，我们不久就互相恋爱了，很快地就结了婚，我的故事用两句话就可以讲完。我老实说一句，先生们，我提出‘初恋’这个题目，就是指望着你们，你们不算年纪大，可也不是年轻的单身汉。符拉季米尔·彼得罗微奇，您可以给我们讲点有趣的吗？”

“我的‘初恋’，的确不算十分平凡，”符拉季米尔·彼得罗微奇稍微有点迟疑地回答，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他的黑头发中间已经现出灰白色了。

“哦！”主人和谢尔盖·尼古拉伊奇齐声说，“那太好了。……讲给我们听！”

“好吧……不成，我不想讲故事，我不是讲故事的能手。我会把故事讲得枯燥，简短，不然就是冗长，不自然。倘使你们允许的话，我可以把我记得的事情都写在笔记本里，念给你们听！”

朋友们起初都不同意，然而符拉季米尔·彼得罗微奇坚持自己的意见。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聚在一块儿，符拉季米尔·彼得罗微奇履行了他的诺言。

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写在笔记本里的。



事情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。那时候我刚十六岁。

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。他们在涅斯库奇尼公园^①对面加路日卡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。我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，不过并不用功，也不着急。

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。我想做什么，就做什么——尤其是在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离开以后。这个法国人想到自己 *comme une bombe*^② 掉到俄国来，实在忍受不了，所以他整天带着怨恨的神情，躺在床上。我父亲对我亲切，却并不关心，我母亲差不多不理我，虽然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孩子，她的心让别一些忧虑占据了。我父亲当时还算年轻，而且非常漂亮，他因为财产的缘故，才跟母亲结了婚，母亲比父亲大十岁。我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，她老是

① 涅斯库奇尼公园，意译是“无愁园”，在麻雀山附近，是帝俄时代莫斯科最美的公园——译者注。

② 法文：像炮弹似地。



激动，嫉妒，生气，可是不敢在我父亲面前露出来；她非常怕他，他总显得那么严肃，冷静，疏远……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镇静、更自信、更有威风的人。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里过的最初几个星期。天气好极了，五月九日，就是圣·尼可拉^①节日那一天，我们搬到城外去。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，有时到涅斯库奇尼公园，有时就溜到郊外；我随身总带一本书——例如盖达诺夫的教科书^②，可是我很少去翻它；我倒常常高声朗诵诗篇，我背得出很多诗句；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，我的心在发痛，有一种极舒服、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。我总是在期待着，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叫我害怕似的，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，我整个的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。我的幻想在活动，一直绕着那一些同样的形象急急地转来转去，就像燕子在晨光中绕着钟楼飞翔一样；我沉思，我悲哀，我甚至掉下了眼泪；然而即使在有音乐旋律的诗歌，或者黄昏的惊人的美所引起的眼泪和悲哀中间，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欢乐感情也还像春草似地生长起来。

① 圣·尼可拉，早期基督教圣人，俄国学生的守护神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② 指皇家村中学教师伊·柯·盖达诺夫所著的古代通史教科书，十九世纪初期在俄国非常流行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我有一匹骏马，我常常亲自给它上鞍，骑着它独自远行，我纵马疾驰，想象自己是一个古代比武场中的骑士（风在我的耳边叫得那么高兴！），或者仰望天空，把它那明媚的阳光和蔚蓝吸引到我的开放的心灵里来！

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女人的形象，女性的爱的幻影在我的脑子里差不多还没有成形，然而我所想到的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中间，已经有一种新鲜的、说不出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——一种半意识的、羞涩的预感偷偷地在那儿隐藏着了。

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，这种期待；我呼吸它，它跟着我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……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。

我们的别墅是一所有圆柱的、木头造的宅子，两边各有一所侧屋。左边的侧屋是制造廉价糊墙纸的小工场，我不止一次溜到那里去，观察那十多个身体瘦弱、头发蓬乱、穿着油腻长衫、面容憔悴的小孩，他们不停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版的木杠杆上跳动，靠他们瘦弱身体的重量，印出糊墙纸的各色花纹。右边侧屋还空着，是预备出租的。有一天——五月九日以后三个星期的光景，那所侧屋的百叶窗打开了，露出来女人的脸；——有一家人搬进来住了。我记得就是这一天午饭的时候，母亲问起仆人，我



们的新邻居是什么人，她听到扎谢基娜公爵夫人的名字，起先倒带点敬意地说：“啊，公爵夫人……”后来又添上一句：“一定是一位穷的。”

“他们雇了三部出租马车来的，太太，”仆人恭敬地端上菜盆，一边说：“他们自己没有马车，太太，他们的家具也很简单。”

“可是，”母亲说，“那倒好些。”

父亲冷冷地望她一眼，母亲不作声了。

的确，扎谢基娜公爵夫人不能算有钱的女人，她所租的那所侧屋是那么破旧，窄小，而且又是那么低，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不乐意住在那里。不过当时我听过就忘了。公爵的头衔对我没有什么作用：我刚念过席勒的《强盗》^①。

① 席勒（1759—1805），德国大诗人，他的诗剧《强盗》中充满了对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成见的强硬抗议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.2.

我有一种习惯：每天黄昏带着枪在花园里踱来踱去，守候乌鸦。我一向就痛恨这种小心眼的、狡猾的、贪心的乌鸦。就是我所讲到的那一天，我也像平常那样走到花园里去——但是，我白白地走遍了园中的小径(乌鸦已经认识我了，只是远远地断断续续地叫了几声)，我无意中走近那道把我们花园跟右边侧屋后面的狭长园子(属于那所小宅的)隔开的矮木栅。我埋下头走着。我突然听到人声，朝着木栅那面望过去——于是，我发愣了……我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。

离开我不多几步——在草地上，绿色覆盆子丛中站着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，她穿一件有条纹的粉红衫子，头上包一块白头帕；四个年轻人围在她的四周，她拿着一些我叫不出名目、但是孩子们都熟悉的灰色小花轮流地敲他们的前额。这种花的形状像小袋子，它们打在硬东西上面就会发出声音，大张开来。年轻人非常高兴地向她伸出前额，而且少女



的动作里(我只看见她的侧面)，有一些令人神往的、专横的、亲密的、嘲弄的、动人的地方，我差一点惊喜交集地叫出声来了，我想只要这些秀美的手指敲一下我的前额，我愿意马上抛弃人世间的一切。我的枪掉到草地上去了，我忘记了一切，我不转眼地凝望她那优美的体态，颈项，美丽的手，白头帕下面微微蓬松的淡黄色髻发，半闭的敏慧的眼睛，和这样的睫毛，和睫毛下面的娇柔的脸颊……

“年轻人，喂，年轻人，”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大声说。“难道可以这样地望着陌生的小姐吗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我发呆了。……我旁边，在木栅的那一面，有一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站在那里，用讥笑的眼光望着我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少女也朝着我掉过脸来。……我在那张灵活的、生动的脸上看到一对灰色的大眼睛，她整个脸忽然微微动了一下，她笑起来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眉毛好玩地往上一挺。……我的脸发红，我从地上抓起枪就跑。一阵响亮的、但并非恶意的笑声跟在我后面。我逃回自己的屋子，倒在床上，两只手蒙着脸。心跳得那么厉害，我感到很不好意思，但又很高兴，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激动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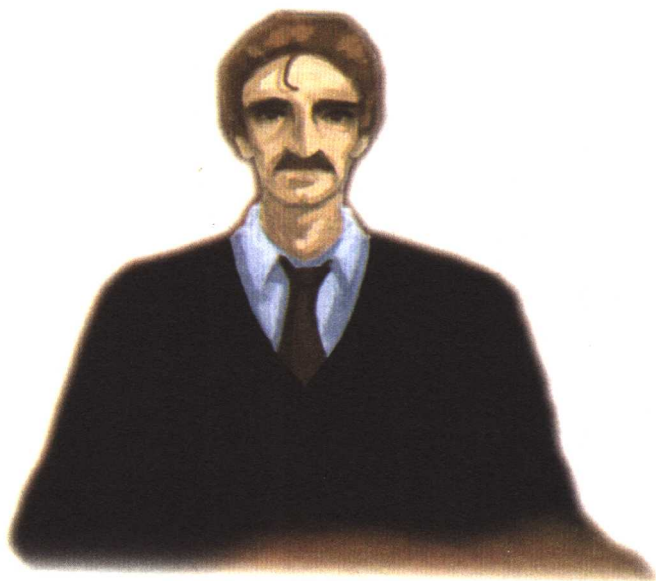
我休息了一会儿，梳好头发，洗好脸，下楼去喝茶。那个少女的面影又浮到我的眼前，我的心已经



不再狂跳了，心紧得真叫人感到舒服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父亲突然问我，“打着了乌鸦吗？”

我正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，然而我又忍住了，我只是独自微笑。我上床的时候，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，我用一只脚站在地板上旋转了三次，又在头发上擦了油，躺下去，整夜睡得像死人一样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醒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，万分快乐地朝四周望望，又睡着了。



.3.

早晨我睁开眼睛，第一个思想就是：“怎么能跟他们认识呢？”喝早茶以前，我就跑到花园里去了，可是我并没有十分走近那道木栅，而且也没有看见一个人。喝过早茶以后，我在别墅前面街上来来去去，不知道走了多少次，远远地望着小宅的窗户。……我仿佛看见她的脸在窗帷后面，我立刻惊慌地跑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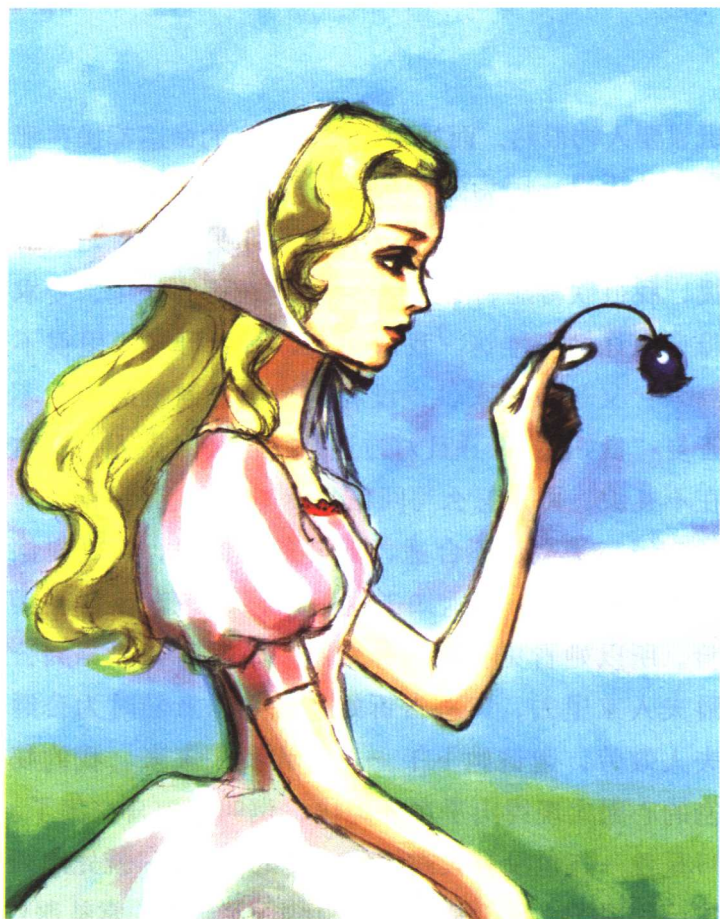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一定要认识她，”我一边在涅斯库奇尼公园前面那片砂地上，神情恍惚地走来走去，一边想道。“可是用什么方法呢？问题就在这儿。”我回想我们昨天遇见的种种细节，不知道为什么缘故，她对我一笑的情景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……然而在我费尽心思想出种种办法的时候，命运早就替我安排好了。我不在家的時候，母亲从我们新邻居那里收到一封用灰色纸写的、褐色火漆封口的信，这种火漆只有在邮局通知书上，或者在廉价葡萄酒瓶塞上才可以看到。那封文句不通、字迹潦草的信里，公爵夫人请求母亲竭力帮助她。据公爵夫人说，我母亲跟一



班显要人物很熟，而她和她的孩子们的命运都操在那班人的手里，因为她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诉讼事件^①。她写着：“我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向另一个贵妇人求援，我很欣喜能利用此机会。”她在信的结尾，要求母亲允许她来拜访。我回到家，看到母亲心里很不高兴：父亲不在家，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的人，不答复“贵妇人”，并且对方还是一位公爵夫人，这实在不礼貌，可是怎么写回信，就叫母亲感到困难了。她觉得写法文信不合适，而写俄文信呢，俄文拼法又非她所长，——她知道这一点，不愿意让自己丢脸。所以她看见我回来非常高兴，吩咐我立刻到公爵夫人家里去，口头告诉她：母亲乐意随时为公爵夫人效劳，邀请她下午一点钟到我们家来。我的秘密的心愿实现得出乎意外地快，倒叫我惊喜交集了。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我心里的骚动——就先跑回自己的屋子，系上一条崭新领结，穿起新的常礼服：我在家还穿短上衣和反领衬衫，其实我已经很讨厌这种服装了。

① 指法律上的诉讼案件。——译者注





.4.

我走进这所侧屋的又窄又脏的前厅时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，我遇见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仆人，他有一张青铜色的黑脸孔，和一对不愉快的猪眼睛，额上、鬓角边刻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么深的皱



纹。他捧着一盆肉啃光了的鲑鱼背脊骨，用脚关上通另一间屋子的门，一边没有礼貌地说：

“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扎谢基娜公爵夫人在家吗？”我问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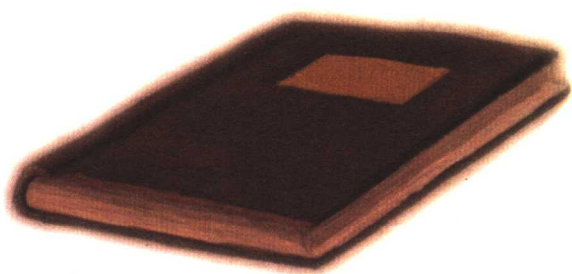
“沃尼法奇！”门内传来刺耳的女声。

仆人默默地把背掉向我，露出他那件号衣的破旧的后背（号衣上只有孤零零一颗带纹章^①的红钮扣），他把盆子放在地上，走进去了。

“你到警察局去过吗？”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在讲话，仆人含糊不清地在说些什么。“啊？……来了客人吗？”又听到她的声音。“隔壁人家的少爷！好，请他进来。”

“少爷，请您到客厅里去，”仆人又走出来对我说，一边从地板上拿起盆子。

我整理一下衣服，走进了“客厅”。



① 纹章，表示家谱的图案。当时贵族人家均有此种世袭的纹章。——译者注。

